

情海疑波

上、下卷

商

行

情海疑波卷上

英國道因原著

閩縣林侯官

紓同譯凱同

第一章

佛蘭士馬古特者。當世富翁也。其國籍不可得而詳。既歸化英國。儼然英人矣。貌美而善飾。衣服合度。英人之特長也。其作英語。於重音初不瞭亮。而恆以矜慎出之。家世雖莫詳。然人人咸知爲巨富。來倫敦且十年。未知其自巴黎來。或自柏林維也納來也。第不及一年。而於倫敦各界中已儼然擅有勢力。且於某方面。有左右之全能。蓋亦一時之豪也。佛蘭士有室在巴克巷。小屋也。而佛蘭士居之。若甚自適。所與往還。未嘗有損友偶與不相善者。周旋則

或資其人以成事。事畢輒舍去不復戀戀。嘗曰：天下之自拘束者皆愚人耳。年約四十六歲。而目光精湛。殆又不過三十五六也。一日與少年同坐。佛蘭士背影相對。少年爲英國華族。其血胤殆出自諾曼。名曰唐克烈。男爵也。有采地在蘇佛克。曰倭雷斯。傳二十四世矣。佛蘭士暇日吸錫茄。佳者見跋乃已。唐克烈往往數吸以後。意有所觸。遽擲其餘。是日方譚。屢擲其未燼之煙。乾笑曰：吾行年三十。事業乃無可圖。當遠適加拿大從事牧業。佛蘭士曰：倭雷斯所負押款鉅乎？曰：然。北莊之田亦爾。今歲所入殆悉歸債家。舍吾母湯沐外。吾一無所得。彼權子母者竟厄我若此。雖然吾終不以此介意。佛蘭士領之。少年續言曰：吾幸以忍耐勝之。轉不如無資者之尙自活也。佛蘭士徐吸錫茄。若有所思。頃之曰：固也。所謂。

耐者。幾時不自圖謀。但託運命勢。且墜落。君亦嘗讀穆瑟之羅拉傳乎。曰然。彼其困於窮途者也。是不有婉婉之弱女乎。佛蘭士曰。君阨窮至此。猶憶及約克羅拉乎。唐克烈曰。何遽至此。吾今尙擁資數千鎊。一至加拿大。或有所獵獲。今日來自蘇格蘭面君。將於十一月之末。首塗恐不克赴射雉之約。佛蘭士停目不瞬。久之曰。唐克烈君生平無大過。惡不嗜博而嗜獵。體健性敏。於貴族院中亦嘗爲一二次演說。詞采斐然。可觀。君固儕輩中之秀傑者。胡乃自甘頹喪。遠適異國。曰噫。吾寧弗知。且非自甘暴棄。顧此間百不如意。貧罄之象已兆庸庸者。得志則皎皎者。將虧吾不能不爲遠圖。以自救。時秋陽斜入室中。佛蘭士起閉百葉窗。唐克烈心緒方惡。覩此殊不自聊已。而忽聞冷峭之言。曰。僕將有請於君。君其許。

我乎。吾有甥女新孀而豔能奉君衣裳。則吾亦當償君宿逋且媵以鉅金。唐克烈曰嗟上帝也。佛蘭士聞言面赤徹於耳際。慚沮言曰此言胡至驟呼。上帝唐克烈怒曰婚姻人道之始今以償債故乃與不知誰何者婚此何等言而竟入吾耳。佛蘭士曰此何足異貴族恒求偶於美洲是又何爲曰此曹齷齪何足齒吾雖貧乏猶此邦右族家世清白未嘗苟賤而求繫援。佛蘭士汝着魔耶幸慎口吾力尙足自活不遽餒也。佛蘭士自拊其手曰信如君言吾知過矣。吾今當效忠告吾家世亦不讓於君所念念此女甚願其得媚英人尤願其得事君子君氣幹高而操尙潔。唐克烈方欲有言者吾一一洞悉其隱。唐克烈曰吾與汝交久矣汝冷峭能了世務。佛蘭士阻之曰請續吾言比歲察君行誼凡君所不自知不自言

於煙酒繪畫。夙有識鑒。故欲得汝爲伴。使甥而如汝。吾亦不願。得以爲婦。曰君以爲彼人亦冷峭者耶。曰固也。雖然君適間所言。得勿戲歟。佛蘭士曰君幾見吾嘗與人戲者。曰否。茲事甚怪。汝意果安。在佛蘭士曰吾爲汝償債。予汝豔妻。而媵以資汝。尙云何唐克烈。旣聞佛蘭士之甥有殊色。其情已移。乃起繞室行。曰噫。佛蘭士。汝言妄耳。吾涉世久。凡女子。苟。能。移。吾。情。者。未。嘗。與。游。苟。非。吾。所。愛。者。決。不。與。婚。財。賄。有。無。寧。足。計。較。吾。尤。嗤。挾。奩。具。以。傲。人。者。美洲女子。恆語其夫曰。此吾摩托也。汝勿得駕。以出聞。之使人氣短。佛蘭士曰。然則唯汝所愛者。則妻之。他固弗計。曰是或然耳。吾固無所愛。吾嘗謂愛情之事。皆小說。寓言。天下安有眞者。曰吾敢信。女子之富於愛情。曰吾至今猶不之信。其將終。吾世乎。佛蘭士。

微哂。唐克烈曰。汝安知彼妹之樂於壻我。世間舍我寧無可壻者。曰。吾敢爲甥證之。以汝品格女子殆無見惡者。唐克烈笑曰。異哉汝言。乃似保媼理。當自覺其誕。曰。吾言不謬。甥能婚汝。在社會中。決爲得所。汝有冲操。甥復玉貌。豈非天然配偶。雖然。加拿大之行。吾甚願有以佐君。今夕有加州鐵道二顯者來飲於此。君肯見枉。當知彼間情形也。唐克烈興辭且出。忽小駐。曰。吾其或得見令甥乎。佛蘭士微哂曰。可。乃入按鈴。告侍者曰。往語蘇魯斯基伯爵夫人。速來就我。侍者旣去。佛蘭士徘徊室中。頃之門闢。有少婦亭亭而至。

第二章

佛蘭士聞啓門聲。則止步背光而立。婦亦稍前相視者久之。婦之。

容光若有磁力激射每豪宴中衆賓譴諱聞蘇魯斯基夫人至則
戛然遽止娉婷玉立而初非桂弱螢首蛾眉膚色白膩似蓮花不
作乳白也唇小而絳齒若編貝生平未嘗苟笑目若函墨睫毛秀
潤襯其宜喜宜嗔之妙目髮作栗色披之長可過膝丰韻天然雖
不加麗服而自項及踵皆有古代妃后氣象旣乃以莊語詢其舅
曰見召何爲胡匆遽乃爾佛蘭士諦視久之陰念此移人尤物貴
倨無上乃引榻延坐曰吾方有事待商夫人坐定仍沉默不言舅
固沉默然近強制夫人則出之自然佛蘭士曰聞甥困甚奉邀初
非無故夫人意不屑曰貧吾分也不敢望舅氏憐甥女之無依而
漫飲食之佛蘭士曰善汝前來吾適他出昨乃得返僕輩侍奉或
皆周至曰甚善佛蘭士曰吾今有問於汝若壻辣迪斯羅之死面

目料爲彈藥所毀。吾嘗就官署詢之。雖然必得汝言爲信。曰死矣。有女曰斐桃者。實肇此禍。女所歡曰伊梵。而復遷愛於辣迪斯羅。伊梵以資而辣迪斯羅以情。伊梵不勝其忿。射之。辣迪斯羅倚斐桃之臂以殞。斐桃哭之慟。及返屍。面目已不可辨。然鬢髮玉手。猶能辨其不誤。噫人之不幸多矣。未有若此難堪者也。事隔一年。甥滋不欲述。斐桃竟以花堆積塚上。乃伊梵免脫以斐桃行。吾所知者如是。佛蘭士曰。自是以後。汝何以自活。曰。與吾弟梅皋及密摩居。雖困乏。幸非奇窘。密摩猶能售畫自給。佛蘭士忿曰。吾不願聞其名。使我早見若人。將手彈之。今且聽彼幸活夫人。微聳其肩。無語。佛蘭士倚爐簷而吸菸。頃之曰。莎娜。汝以十六嫁。今年二十三矣。憶汝十三所學。已優美。汝必洞明於人事。莎娜呼曰。天乎。三

事。：男子。耶。曰。然。汝。於。男。子。情。性。宜。夙。知。之。莎。娜。切。齒。曰。吾。知。之。
是。皆。自。私。殘。忍。如。辣。迪。斯。羅。否。則。聰。明。善。營。運。如。吾。舅。總。之。以。吾。
儕。女。子。爲。犧。而。已。佛。蘭。士。曰。汝。獨。未。知。英。人。之。情。性。耳。曰。然。吾。猶。
憶。吾。父。吾。父。固。英。人。也。彼。乃。忍。於。吾。母。終。日。往。英。蘭。博。深。閨。孤。冷。
涉。春。徂。夏。不。一。過。存。男。子。皆。自。私。耳。英。人。豈。獨。愈。於。他。國。佛。蘭。士。
曰。雖。然。吾。已。爲。汝。相。攸。亦。英。人。也。馬。丹。汝。得。婿。斯。人。殊。佳。莎。娜。不。
能。忍。乾。笑。曰。吾。已。不。願。爲。此。舅。則。安。能。强。我。佛。蘭。士。曰。汝。必。爲。之。
吾。當。與。汝。爲。約。莎。娜。昫。其。目。强。自。抑。制。曰。何。哉。所。謂。約。者。佛。蘭。士。
驟。爲。所。懾。不。覺。跼。促。顧。以。利。害。關。頭。輒。矯。爲。鎮。定。之。態。出。錫。茄。吸。
之。曰。吾。常。資。汝。異。父。弟。梅。皋。使。教。育。以。成。材。語。至。此。陡。止。莎。娜。以。
手。引。衣。呼。曰。天。乎。吾。爲。吾。母。吾。弟。故。已。犧。吾。身。心。矣。一。之。爲。甚。其。

何。能。再。語。音。淒。婉。聞。者。皆。將。心。惻。而。佛。蘭。士。漠。如。也。曰。汝。自。圖。之。
佛。蘭。士。善。涉。世。謀。無。弗。臧。其。談。吐。能。引。人。以。漸。迨。入。穀。中。則。突。然。
標。其。意。旨。使。人。自。決。已。轉。淡。然。若。無。與。焉。今。日。亦。以。其。術。施。之。孤。
甥。莎。娜。躊。躇。久。之。依。榻。背。而。立。面。色。死。灰。曰。吾。舅。亦。知。吾。與。辣。迪。
斯。羅。之。心。乎。始。視。吾。爲。玩。好。之。物。恣。己。所。欲。終。乃。欲。以。吾。爲。餌。迷。
憫。少。年。朝。夕。凌。踐。匪。所。弗。至。吾。憾。彼。次。骨。矣。始。以。輸。忱。於。彼。者。
彼。能。善。視。吾。母。吾。舅。能。忍。聽。吾。母。之。死。顧。反。不。如。彼。佛。蘭。士。聞。言。
其。色。甚。戚。方。舉。手。欲。有。言。而。莎。娜。已。行。其。衣。回。旋。如。風。旣。至。門。忽。
迴。顧。其。舅。斜。日。映。其。秀。髮。天。然。入。畫。曰。吾。舅。母。乃。太。酷。吾。不。能。爲。
此。語。音。如。泣。出。戶。竟。去。佛。蘭。士。獨。坐。室。中。煙。縷。縷。上。升。自。念。平。日。
以。術。驅。駕。平。人。皆。能。得。情。而。就。已。今。竟。不。能。行。於。一。女。子。寧。非。怪。

事。佛蘭士者。哲學家也。架上所庋儲者。皆哲學書籍。案旁置伊璧鳩魯集。選一書。展而讀之。其中有曰。凡少年而縱情於飲食男女者。猶盛夏而衣裘使敝也。佛蘭士自念。吾少年時。未嘗縱情酒色。今閱歷所得。反覺二者之足以自娛。然後知非酒色之能爲害。而溺之者。之自害也。因又取晨報讀之。則見中有紀事一則。曰。格來斯敦公爵。及其女公子伊蘇。昨於邸中小宴。與會者有某某。佛蘭士亟檢已名。則赫然者。佛蘭士馬古特也。笑視火光。而言曰。美哉乎。伊蘇也。

第三章

方佛蘭士附火自娛。其甥亟奔公園。披黑氅。裹重帽。潛出夕陽。以下。天氣冷濕。木葉盡脫。秋意中人。莎娜覺冷。昏黑中。遙窺樹間。乃

見兩藍縷人傍銅像立。蓋梅皋與密摩也。二人見莎娜來。欣然就之。梅皋已九歲。體孱且矮。不稱其齡。密摩雖衣冠垢敝。而丰姿濯濯。猶美男子也。兒呼曰克里斯特。吾得見汝。何喜如之。吾父與吾待汝竟日。汝今來矣。吾當生噉汝。莎娜抱兒以纖瘦之手繞其頸。於是三人相將覓鐵榻而坐。莎娜曰密摩。吾聞汝以昨日至。他則弗知。吾竊以汝此行為蠹。汝在巴黎。馬丹杜波。猶容汝棲止。寬汝賃金。今此間皆生人。將若何者。密摩笑曰。汝勿見責。自汝行後。陽光乃隨汝西逝。霪雨亘三日。杜波之酒。格立之蒸蒜。令人氣窒欲死。吾既不能作畫。梅皋亦不獲撫其琴。吾兩人相與議曰。吾克里斯特之髮。方耀其光於英蘭。吾盍偕往。且避酒蒜。梅皋吾言信乎。梅皋顫聲曰。阿爺言然也。克里斯特幸勿怒。莎娜曰。弟勿恐。吾安

能怒我梅皋。且語。且引外衣護其體。狀至溫婉。曰吾所慮者。吾舅知汝兩人已來倫敦。則吾之希望盡絕。彼嘗語我。謂我。能獨留此數星期。則利於我。我之利。卽若曹之利也。否則吾肯茹恨以食彼食乎。密摩曰。克里斯特殊愛吾曹。吾疇昔嘗得一夢。吾曹行富矣。吾覩此倫敦霧景。將有佳畫。今方着手。吾畫固必售也。莎娜曰。汝今乃卜居於尼威。此貧兒藪也。密摩亟曰。猶愈於杜波之家。倫敦之景。方啟余衷。吾聞格立言。是間租金廉。可暫棲止。吾是以作書告汝。莎娜曰。吾得汝書大駭。密摩汝嘗挾旅資來乎。曰固也。乃出法金八圓。每圓值二十佛郎。示莎娜曰。吾來時有金二百佛郎。以食具畫具之費。去其四十佛郎。今所餘者八耳。噫。卽此已足以待吾畫之售。吾不虞困乏矣。莎娜廢然而歎。固知八金元足支少時。

惟密摩用財無藝決不能久。莎娜之父曰摩里斯英產也。性矯僻而多忌。居於柏拉格。其妻奔錫基柏黎伯爵。卽密摩也。其女年十三與母偕行。摩里斯憤之。乃繕遺囑。屏其女若妻於家族之外。不得承受遺產。而自幽於別墅中。縱飲終歲而卒。夫人有弟。曰佛蘭士。恨其姊之失德。擯不往來。雖已有子。音問猶隔絕。馬古特之家。世蓋衍。自天潢。姊弟本相愛。顧佛蘭士以乃姊所爲。引爲家門。之醜。遂流而入於忍人。視其貧窘。曾不顧恤。莎娜恒斥私財以周之。其母臨沒。託以幼弟莎娜。誌之不敢忘。是日冒凍而來。爲幼弟故也。旣見密摩之蠢蠢。意頗不耐。曰。畫設不售。奈何汝資不足以度聖節。卽益以吾所有。亦僅及新歲而止。嚴冬苦寒。梅皋病軀。何以堪。之密摩聞言。憂形於色。莎娜亦憐之。乃曰。爾時將若何。密摩曰。

何至是。吾畫固必售。卽或不售。吾所寫倫敦霧景。必有奇效。時梅
舉親其姊之頰。喘息而語。情話纏綿。莎娜不覺淚下。引其儲錢傾
之。得二鎊。及先零若干。以授之。曰。弟善守此。以待急需。吾所有僅
此而已。吾果能速籌。善策必爲汝籌之。今當行。吾舅倘見疑。吾無
術助汝矣。於是行至市門而別。密摩遙見莎娜已抵一室。室中燈
光外射。莎娜倏爾不見。因長歎而去。途中遇叢憲甚。莎娜則已於
是時返佛蘭士之室。莎娜雖貧而神采卓越。佛蘭士之僕從無敢
輕視。僕中有杜爾尼者。語其伴曰。女郎何倨也。吾主人殆亦畏之。
莎娜所居之室殊華美。而女則憂憤交并。兩手支頤。嚮火而坐。若
燭見過去一切情景。老父之嚴厲。別墅之幽暗。憶塾中女師。獰態
可怖。偶值慈母臨視。頓覺有無窮歡幸。又憶至某歲遠遊。至一王

宮。有垂死老人。攬己而親之。謂他日黃髮覆額。妍麗如此。祖母時。密摩亦在宮中。身衣軍服。貌美而和藹。自是以後。渠往來別墅間。恆與吾母於塾中晤語。每三人相對談笑。或作迷藏之戲。當時何等歡樂。無何而天仙之母忽棄吾而去。吾嚴厲之父又日相詬諱。佛蘭士吾舅也。而亦以惡面目相向。一日與吾母相值於園中。吾乃攬之而哭。乞攜吾以行。吾母不忍。竟如吾請。遂相將偕遁。歡聚於旅館者。凡若干星期。吾母顏色乃蹙然灰敗。蓋所致佛蘭士之讒。已原封璧返。且欲甘心於密摩。吾摯愛之母。嘻可憐矣。於是梅皋生。乃皆大喜。然家計日窘。吾母旣售其珠寶。密摩亦貨其衣劍。所僅存者。惟密摩之鑾。猶足自活。遂爲巴黎畫師矣。而梅皋生於窘鄉。體乃奇瘠。吾母戚戚無歡。遂遭重疾。吾儕旦夕侍奉祈禱。密